

老手艺

新

在哪里？

周晓思 文/摄

新在题材：从“传统叙事”到“当代表达”

在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郑蓉看来，“新”首先体现在题材上。“传统的雕件、器物，题材多集中于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佛像神仙、吉祥图案等，主要承载的是礼制、信仰或文人审美。”她说，“现在的作品，题材来源和表达对象都发生了明显变化，更多转向当代生活、自然意象、个人记忆、生命哲思和时代主题，呈现出与传统明显不同的面貌。”

东阳木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小明带来了《金苹果5幅》《生万物》《遨游系列》及《无象》等多件现代风格木雕作品。他融平面浮雕与层次丰富的散点透视技法于一体，作品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，在题材、形式和审美意趣上突破了传统木雕以人物故事、吉祥图案为主的表现范式，转向对自然意象、生命哲思与当代精神的观照与表达。

“看作品，归根到底看的是内涵。虽然刻刀未变、木头依旧，但我不愿止步于传统，始终在表现形式、技法语言和创作理念上求新求变。”黄小明说，“艺术当随时代，我们这代人也在不断探索、创新，希望能创作出更多贴合当下审美与文化的作品。”

中国美院东方设计研究院院长吴海燕的《东方盛世》系列和《如意宝相》等瓷器国礼系列，从明代法海寺壁画中提取宝相花等纹样，延展到头巾、服饰、沙发、瓷器、包包，“这几百年的

老图案，今天已经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形成了一种东方范式。”刺绣名家林霞与其女儿创作的《丝·涌》，用刺绣与金属共同塑造装置，让针线走出布帛——突破了刺绣原本二维画面的属性，以更加立体灵动的工艺和光影空间的营造，实现更为丰富浮凸的肌理效果，创造出属于台绣独有的艺术语言及当代风格。

题材之变，折射的是观念、审美与生活方式之变。郑蓉说，这十年间，随着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的提出，浙江省民协立足“两创”精神，通过“新峰人才”“名家计划”等持续培养青年力量，每年组织培训、采风、展览等活动，推动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创新，既尊重民间工艺的技艺规律和文化根脉，也鼓励在题材、形式、材料、科技、传播方式等方面突破既有的固定模式。展览中的不少作品正是高校师生与民间艺人联手创作的结晶，课堂上的设计与匠人的指尖功夫在此交汇。

题材之新，也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。浙江省造型艺术“新峰”人才应校带来的《编织记忆》《幽芳角》《窥春》，以金属编织、传统竹编和多种珐琅彩工艺交织而成。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她儿时的记忆，“我的创作以‘记忆的编织与修复’为核心，将传统工艺用新的艺术语言演绎，讲述记忆中的故事。”

新在技艺与材料：AI辅助，高温里“重生”

“新”还体现在技术上。在“瓷石金工”展区，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威的作品前围了不少人。釉色莹润、器型典雅，乍看是千年越窑的老味道，他开口说的却是“新打法”：“做传统手艺，守正是根本，创新是出路。只守不闯，手艺容易僵掉；只仿不新，跟不上时代。”

这位80后手艺人太清楚传统工艺的难处：工期长、定制难、良品率低，一件好的青瓷往往成了少数人的“橱窗藏品”。他的对策，是给老手艺配上“新伙计”，烧制技艺、味道、审美一点不改，牢牢守住，胎釉材料则优化升级，用上3D建模、快速制模，搭起AI定制平台，设计、打样、调试、烧制整条流程全部打通，让越窑青瓷从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走出来，成为可定制、可参与设计的日用器。

AI的协作，在展览中比比皆是。郑蓉介绍，不少陶瓷、刺绣、木雕作品都借助AI辅助造型设计；文创展区里，许多产品由机器雕刻完成，不少文创作品通过3D打印成型，线上销售火热；木雕磁悬浮生肖摆件悬在半空，把科技元素融入了老手艺。“这些技术手段主要应用于设计辅助、文创开发和部分生产环节，传统手工技艺的核心工序

和艺术价值仍被保留和强调。”郑蓉特别说明。

“新”还体现在材料上。民间艺术家邹丽青带来的两件石雕作品《本心》和《熔岩冰雪器皿》，让不少观众驻足。他将防火砖采用2800℃高温火枪直接熔融的方式创作，熔融后呈现不同的图案与形状；石英石不再止于雕刻，而是在高温淬炼之下，重塑成一套通透莹润的茶具。作者借器皿这一传统载体，探讨消融与凝固、虚幻与真实的关系。郑蓉说，原来传统文化的东西大多偏重写实，图像也比较具象；现在则出现了更多抽象化、意象化的表达。以石材为例，用不同的温度处理，呈现出的纹理和色彩就不一样，材料本身的可能性被进一步打开了。铜雕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的熔铜技艺，让铜从器皿走向自由的表达，同样把“材料实验”推向极致。

材料探索不止于石。瓿塑以往以油泥塑造，如今，以瓿塑结合木头、金属制作的发簪、挂件，成了汉服爱好者喜爱的时尚配饰；漆器与陶瓷、漆器与竹工艺的跨界结合，在展览中也屡见不鲜。从材质到形态，从具象到抽象，老材料正被一次次重新“发明”。

新在生活：从展柜走向日常

展览的另一重“新”，体现在民艺与生活的距离。在“髹漆塑作”板块里，漆器、米塑、掐丝珐琅，这些曾经服务百姓日用的传统手艺，变成了城市微旅途中的手作体验项目。展墙上的照片中，孩子们在社区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捏米塑，年轻人在老街巷口的漆器体验课上打磨着自己的漆珠挂件。展板上“民艺服务民生，民生滋养民艺”这句话，让现场观众印象深刻。

传统工艺师一度不屑于用机器，如今省民协倡导“两条腿走路”：既做纯手工的艺术品，也做借助机器、适合文旅的文创产品，让精细而有艺术感的东西融入当代生活。

孙威带来的作品《妆奁》和《青釉梅影·花丝点羽》系列打破了人们对青瓷的传统印象，把青瓷元素融入化妆品、头饰。他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们努力打通整条生产流程，让青瓷作品走进日常、融入生活。”

文创延伸更直接。林霞台绣作品《丹若》旁，延伸出保温杯、丝巾、抱

枕——一件作品里的元素被提取、被机器生产，走进千家万户。吴海燕说：“中国的美学、中国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只停留在展柜里。把这些文化和理念凝聚在一件作品里，这就是我们民间工艺人要做的。这样才能走向世界，讲好中国故事。”从G20杭州峰会、杭州亚运会的国礼，到包包、鞋子、镜子、扇子等农民画文创，“文化+民生”“文化+旅游”“文化出海”的路径清晰可见。

郑蓉说，民艺本就扎根民间，老少皆宜、雅俗共赏，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展览最后一天，展厅里依旧人流不断，就是很好的说明。同时也应看到，民艺要持续走近大众，既需要守住手工技艺的精髓，也需要在题材、功能、传播和产品形态上不断适应现代生活。正如展览前言所写：从窑火到云端，从国内到海外，民艺的未来，在守正，在创新，更在你我共同的注视与参与之中。

老手艺没有老去。它只是请来了新帮手，换了种活法，继续往前走。



市民观展



吴海燕作品《如意宝相》



孙威青瓷作品《妆奁》



陈玉仙作品《牡丹主题草编非遗配饰四件套》



林霞台绣作品《余》



桐乡蓝印花布作品



瓿塑文创首饰摆件

越窑青瓷的釉色温润如初，东阳木雕的刀痕深浅有致，嵊州竹编的经纬细若发丝。老手艺还是那些老手艺，围在展柜前的观众却有了新动作：年轻人举起手机轻轻一扫，AR立体模型便浮现在屏幕之上，每一道纹理清晰可辨。掌心的温度与数字的光影，在同一条展线上相遇。

这是近日在宁波美术馆落幕的“新民艺·新国潮”浙江民间工艺传承创新展上的一幕。展览汇集全省百余位艺术家的200余件（组）作品，木竹营造、瓷石金工、髹漆塑作、剪刻绘彩、锦绣织染、设计新生六大板块，恰似一部浙江百工的当代长卷。陈明伟、孙威、毛伟峰、陈凤、牛晓园、顾丽亚、毛成、陈玉仙等十余位宁波艺术家的骨木镶嵌箱包、跨界青瓷、漆塑茶具、金银彩绣等作品，也在其间同台亮相。帷幕虽落，问题却值得一问再问：新民艺、新国潮，究竟“新”在哪里？

刀刻木魂 漆镀金辉

——朱金漆木雕“守艺人”陈龙的三十年

黄斯好

朱金漆木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兴盛于明清，广泛运用于花轿、祠堂、戏台、家具、佛龛等器物上。它以木雕为骨架，再经髹朱漆、贴金箔等多重工序而成，红金相映，富丽绚烂，既有雕刻的刀工凌厉，又有漆金的华贵雅致，蕴藏着浙东地区的民俗审美与匠人智慧。雕刻塑形体，漆金赋神韵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否则便失了朱金漆木雕独有的风华。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龙，便在这一刀一木、一漆一金之间，坚守了整整三十余年。

十五岁少年的行当选择

1980年出生的陈龙，与朱金漆木雕的缘分是在乡土烟火里慢慢萌芽的。师父陈盖洪的工作室就在同村，少年时期上学路过，总能看见工坊里木屑纷飞，匠人执刀凿木，朱红大漆与闪闪金箔在眼前流转。那些雕花繁复、流光溢彩的木构件，早早地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。

1995年，十五岁的陈龙初中毕业。镇上不少同龄人进厂务工，赚钱快、出路稳，是当时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。做木雕在旁人眼里是一份苦差事：整日与木屑、刻刀、生漆打交道，出力多，见效慢。身边不少亲友劝他打消念头，直言学这门手艺没什么出路。

可少年陈龙心里清楚，自己真心偏爱这份传统手艺。家人对此持中立态度，没有强力阻拦，但外界的质疑声声入耳。在家休整半个月，反复思虑过后，陈龙主动登门，拜陈盖洪为师，成为其门下第七个徒弟，正式踏入朱金漆木雕的行当。

枯燥光阴里磨炼匠心本色

真正拜师学艺后，现实狠狠打碎了陈龙对木雕浪漫的想法。原本以为雕刻是充满趣味的创作，真正上手才明白，匠人的大部分时光耗在枯燥、重复的练习之中。老话讲，“三年徒弟，五年伙计”，三年仅够入门，想要独立做出像样的作品，须熬到五年以上。当学徒的日子格外磨人，白天要完成师父分派的工坊活计，只有到了夜晚才有属于自己的练习时间。

学艺第三年，陈龙依靠夜晚的灯下雕琢，用两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一个圆雕作品。他自己反复端详，满心欢喜，以为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，兴冲冲地拿给师父点评。可陈盖洪眼光严苛，一指出雕件在造型、神态上的诸多缺憾，并无半句夸奖。虽满心失落，但这件作品他一直妥善保存，时刻提醒自己，手艺万万不能自我满足。

师父有一句话，一直刻在陈龙的心里，那就是“做精品，不做次品，作品不满意，宁愿不要完工”。打样雕刻花板，图纸标记好的雕刻最高点位，是整件作品的气韵根基，万万不可随意改动。他一时疏忽动了关键位置，致使人物面部轮廓彻底走形。师父站在身后，没有厉声怒骂，只要求他全部凿掉，重新来过。这份对细节分毫不让的较真，成了陈龙一辈子恪守的准则，也塑造了他精益求精、不将就的匠人品格。

做朱金漆木雕，绕不开生漆这一关。生漆药性强，学徒人人逃不过漆疮。即便戴上手套，单单闻到生漆挥发的的气味，皮肤也会红肿起泡，又痒又灼痛。初时手上溃烂发痒，夜里难以安睡。可看着工坊里一件件流光溢彩的木作，想着拜师时心底的那份热爱，陈龙咬着牙硬扛，日复一日，慢慢适应。

师父复刻万工轿的那三年，是陈龙学艺生涯里极为珍贵的一段经历。万工轿，是朱金漆木雕的巅峰代表作，构件万千，人物林立。陈龙有幸参与制作，



陈龙在雕刻作品（受访者供图）

主要负责雕上人物雕刻。花鸟雕刻尚可随性挥洒，人物雕刻却丝毫不能马虎，一颦一笑，一怒一喜，眉眼神态必须贴合人物身份。师父守在一旁手把手示范，器物在一刀一凿之间慢慢成型。参与制作这件传世级作品的经历，不仅打磨了他的刀工，更让他真切体会到传统工艺的分量，心底生出沉甸甸的敬畏与自豪。

在整套繁复工序中，陈龙始终认为打坯造型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一件作品的气韵、神态、格局，全在打坯阶段定调，倘若此处出现偏差，后续无论雕刻多么细腻，髹漆贴金多么华丽，都难以挽回。而贴金讲究心神高度集中，平面、转角、缝隙都要照顾周全，稍有疏忽便会漏金，需要摒除杂念、心手合一。

数十年潜心耕耘，陈龙收获诸多行业荣誉，拿下中国（浙江）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，在宁波市首届“朱金漆木雕杯”木雕现场创作大赛中夺得榜眼。现场限时创作和日常慢工细活截然不同，五天赛程节奏紧张，没有反复修改打磨的多余时间，极度考验匠人的功底。在他看来，评委、观众、创作者三方评判作品的标尺并不相同：评委考究法度与工艺，观众看重视觉上的富丽美观，而创作者内心藏着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寄托。

技艺的传承与创新

如今，非遗被越来越多人看见，来体验打卡的年轻人络绎不绝，可愿意熬过数年枯燥学徒时光的寥寥无几。部分来学习的美院学生拥有扎实的绘画功底，可现代美术思维和民间传统木雕技法之间存在隔阂，再加上学艺周期漫长，不少人中途选择离开。现在跟随陈龙学习的徒弟，大多已是三十多岁，历经世事，心性更为沉稳。

朱金漆木雕如今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关口。旧时祠堂、婚嫁大器的需求日渐萎缩，手艺不能只守在旧器物里，必须寻找走向当代生活的出路。

继承传统制式的同时，陈龙也一直在做创新尝试。他把繁复的传统纹样简化缩小，将朱金漆工艺融入茶盘等现代日用器物，让华丽工艺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但创新之路绝非坦途，最难的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：一味守旧，手艺会脱离当下；一味求新，又容易丢掉朱金漆木雕的内核。他也曾屡屡碰壁，在一次次试错之中慢慢摸索方向。

作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陈龙肩上有两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其一便是传艺，尽可能多带徒弟，把整套技艺原汁原味传下去；其二是整理保存传统纹样资料，守住手艺的根。为此，他常年奔走于校园、社区、景区。走进中学课堂，给青少年讲解木雕知识，让孩子们上手体验雕刻；在社区、景区举办展览开展宣讲，把朱金漆木雕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

守艺三十载，大部分日子与木屑、刻刀相伴，寂寞是常态。可当一件件作品从粗糙的木料蜕变为流光溢彩的艺术品，当看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了解朱金漆木雕，陈龙常常心生感慨：这辈子选择做匠人，值了！

陈龙坦言，希望多年之后，世人记得他是一名“守艺人”。守好手中刻刀，守好髹漆贴金的古法，让宁波朱金漆木雕这项红金交辉的古老技艺，跨越岁月，生生不息。